

## 中国西南民族史 配布資料

### 8. 唐 - 南詔国関係の変質

#### 8.1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七 元和三年（808）年末

南詔王異牟尋卒，子尋閣勸立。

#### 8.2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八 元和四年（809）年末

是歲，南詔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

#### 8.3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 元和十一年（816）二月

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謂之「大容」。容，蠻言兄也。

#### 8.4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元和 15 年（820）12 月

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 8.5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二 長慶元年（821）9 月

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納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 8.6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二 長慶元年（821）10 月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納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納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 8.7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三 長慶三年（823）七月

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考異曰：實錄：「九月辛酉，南詔王立佺進其國信。」歲末又云：「南詔請立蒙勸利之弟豐祐。」云立佺者，蓋誤也。今從新傳。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

#### 8.8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三 長慶三年（823）十月

己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元穎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 8.9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太和 3 年（829）11 月

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努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巔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巔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為鄉導，襲陷巋、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

#### 8.10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太和 3 年（829）12 月

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

嵯巔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考異曰：實錄：「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奏圍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軍失利，蠻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似尤之太過。今不取。欲遁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為邵州刺史。

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為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

東川，入梓州西（川）〔郭〕。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巔。嵯巔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脩好而退。

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巔自爲軍殿，及大渡水，嵯巔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

嵯巔遣使上表，稱：「蠻比脩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爲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巔。

## 8.11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太和 4 年（830）10 月

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問，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

上命德裕脩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張朮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曩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遣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郭，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 8.12 『入唐求法巡礼行記』（日・円仁撰）

〔開成四年（839）二月〕二十七日。留学僧爲向揚州，排比隨身者。齋後、本國使賜留學僧東純卅疋、帖綿十疊、長綿六十五疋、砂金廿五大兩。宛學問料。朝貢使賜勾當王眞酒飲，惜別。齋後、本國相公喚留學僧、賜沙金、流淚慰別。円澄偕：「去月四日，從長安發歸。十三日，至填州甘堂驛。擬留楚州、更不向揚州。官人等從在京之日、沈病辛苦。然去月十三日，入内裏廿五人。錄事不得從。會集諸蕃惣五國；南（照）〔詔〕國第一位，日本國第二。自餘皆王子。不着冠，其形軀屈醜，着皮氈等。又留學生道俗惣不許留此間。圓載禪師獨有勅許，往留台州。自餘皆可歸本鄉。又請益法師不許往台州。左右盡謀，遂不被許。是以歎息者。」大座主寄上天台山書一函并納袈裟及寺家未決，修禪院未決等，並分付留學僧既了。

二月二十七日。留学僧圓載は揚州に向け出発するため携帯品などを整備した。食事のあと、遣唐大使常嗣は圓載にあずま絹（関東産の絹）三十五疋（一疋は四丈、約 12 メートル）、畳んだ真綿十かさね、長い真綿六十五屯（むら）（一屯は六両、223.8 グラム）、沙金二十五大兩（一大兩は三小兩）をつかわし与えられ学問の資金にあてさせた。朝貢使は勾当（担当官）王友真に酒を賜い、飲んで別れを惜しんだ。これもまた食後のこと、大使は留学僧圓載を呼んで沙金を賜い、涙を流して別れを慰めた。

圓澄（圓行か義澄の誤り）がいうには「先月閏一月の四日に長安を出発して帰途につき、十三日に填州（陳州、河南省淮陽県）の甘堂驛についた。楚州にいったん落ち着き、ここから先の揚州には進まなかった。官人らは長安に滞在しているときから病いに倒れ苦しい思いをした。ところで、先月（ここは正月か）十三日に宮中に参内したのは二十五人であり、

録事は随行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つた。この日、宮中に集まった諸外国の使臣は合わせて五ヶ国、南詔国が第一位、日本が第二位であった。その他の国は皆王子であつて冠をつけていない。その顔形は異様な恐ろしい感じで、動物の皮を体につけている。また留学生は僧も僧でないものもすべて唐に逗留することは許されなかつた。その中で、ひとり圓載禪師だけには勅があつて台州に行つて滞在することを許された。その他の者はすべて本国に帰るべしという。また請益法師圓仁が台州に行くことが許されないで、どうしたらよいかあれこれ作戦をやつてみたのだが、ついに許しが出なかつた。このゆゑに歎息している」と。

比叡山の座主（圓澄のことか）が天台に寄せたてまつた書一函と納袈裟（のうげさ）（金欄錦繡の刺繍を施した七条）天台教学上の未決の疑問点を書き記したもの、同じく比叡山修禪院の未決疑問集などは、いずれも留学僧の圓載に託した。

### 8.13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九 大中 13 年（859）12 月【條下】（史料 7.9 の続き）

初、韋皋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由蜀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他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僱人浸多、杜悰爲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巖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

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 8.14 『蛮書』卷十 南蛮疆界接連諸蕃夷国名第十

彌諾國、彌臣國、皆邊海國也。呼其君長爲壽。彌諾面白而長、彌臣面黑而短。性恭謹、每與人語、向前一步一拜。國無城郭。彌諾王所居屋之中有一大柱、雕刻爲文、飾以金銀。彌臣王以木柵爲居、海際水中。以石獅子爲屋四足、仍以板蓋、悉用香木。王出即乘象、百姓皆樓居。披婆羅籠。男少女多。俗好音樂。樓兩頭置鼓、飲酒即擊鼓、男女攜手樓中蹈舞爲樂。在蠻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程。

太和九年曾破其國。劫金銀、擄其族三二千人、配麗水淘金。

驃國、在蠻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閻羅鳳所通也。其國用銀錢。以青磚爲圓城、周行一日程。百姓盡在城內。有十二門。當國王所居門前有一大象、露坐高百餘尺、白如霜雪。俗尚廉恥、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並無宰殺。又多推步天文。若有兩相訴訟者、王即令焚香向大象思惟是非、便各引退。其或有災疫及不安穩之事、王亦焚香對大象悔過自責。男子多衣白氎。婦人當頂爲高髻、以金銀眞珠爲飾、餘著青婆羅裙。又披羅段、行必持扇。貴家婦女、皆三人五人在傍持扇。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賒。則以江猪白氎及琉璃罌爲貿易。與波斯及婆羅門鄰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

據佛經、舍利城、中天竺國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恆河經』云、沙山中過。然則驃國疑東天竺也。蠻賊太和六年劫掠驃國、虜其衆三千餘人、隸配柘東、令之自給。今子孫亦食魚蟲之類。是其種末也。咸通四年正月六日寅時、有一胡僧、裸形、手持一杖、束白絹、進退爲步、在安南羅城南面。本使蔡襲當時以弓飛箭當胸、中此設法胡僧、衆蠻扶舁歸營幕。城內將士、無不鼓譟。

崑崙國、正北去蠻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檳榔、琉璃、水精、蠡杯等諸香藥珍寶犀牛等。

蠻賊曾將軍馬攻之、被崑崙國開路放進軍後、鑿其路通江、決水淹浸。進退無計。餓死者萬餘、不死者、崑崙去其右腕放回。

大秦婆羅門國、界永昌北、與彌臣國江西正東安西城樓接界。東去蠻陽苴咩城四十日程。蠻王善之、（街）〔往〕來其國。

小婆羅門、與驃國及彌臣國接界、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預知身後事。出貝齒、白蠟、越諾。共大耳國往來。蠻夷善之、信通其國。

夜半國、在蠻界蒼望城東北隔麗水城川原。其部落婦人唯與鬼通、能知吉凶禍福、本土君長崇信之。蠻夷往往以金購之、要知善惡。界接麗水相近。

蠻賊曾攻不得，至今銜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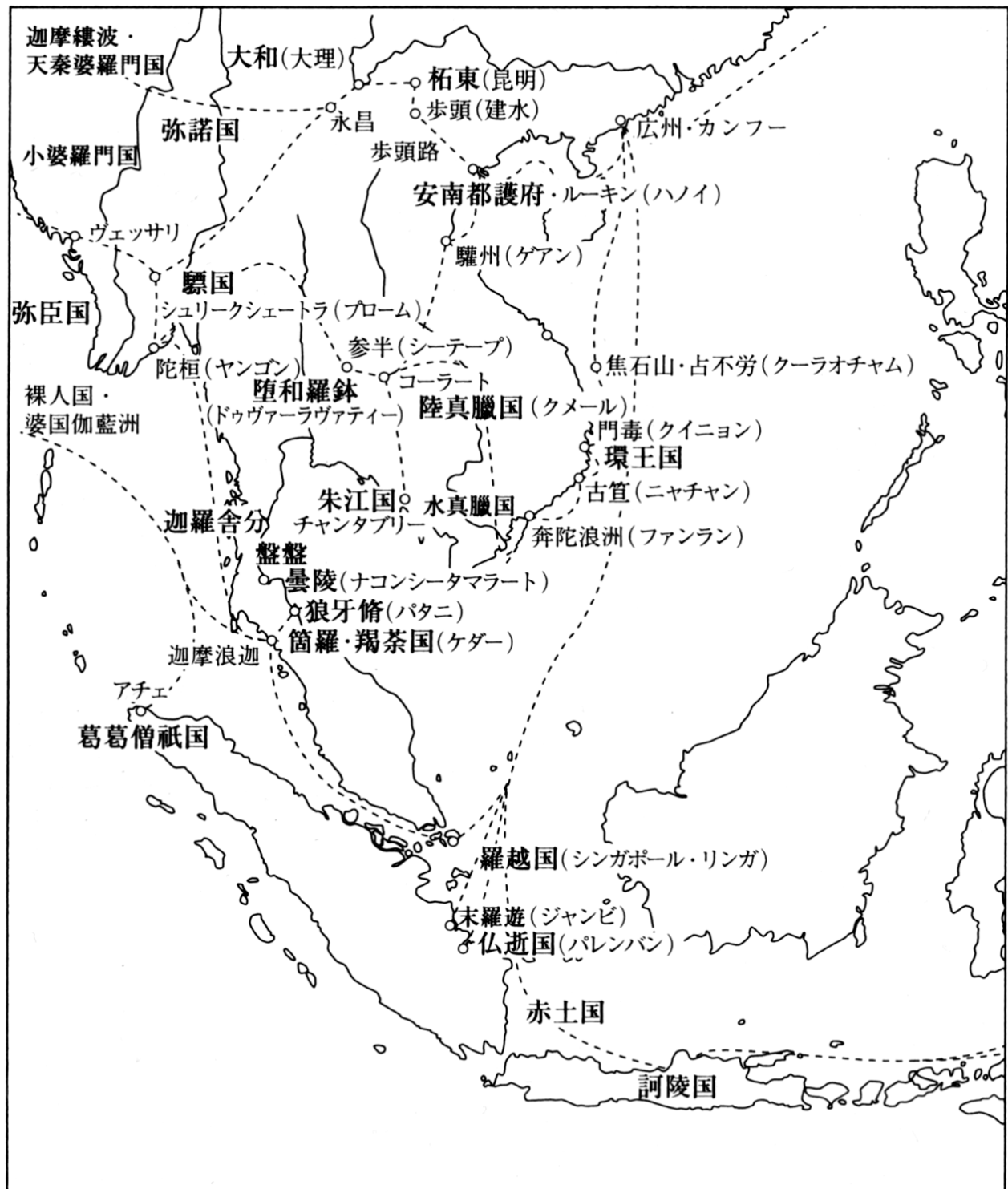
昆明牂牁。本使臣蔡襲嘗奏請分布軍馬，從黔府路入。

女王國，去蠻界鎮南節度三十餘日程。其國去驩州一十日程，往往與驩州百姓交易。

蠻賊曾將二萬人伐其國，被女王藥箭射之，十不存一。蠻賊迺回。

水真臘國、陸真臘國，與蠻鎮南相接。

蠻賊曾領馬軍到海畔，見蒼波汹涌，悵然收軍卻回。



唐代の南海交易ネットワーク

(出典：『岩波講座東南アジア史1 原史東南アジア世界』岩波書店，2001年，p.134)